

“雨点打在树叶上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,像蚕咀嚼桑叶;雨点滴落到伞上,如大珠小珠落玉盘;几声鸟鸣惊得路旁的紫薇轻轻颤动,摇曳最后的曼妙,也惊落了草叶上雨珠不舍的流连。

秋风秋雨品双湖

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。蒙蒙细雨,若针线般斜织着天空,我想到一个宁静的地方,静静地欣赏这秋山风雨中的神韵。走进了建湖城南的双湖公园,疑是走进了陶渊明的桃花源,恬静、淡然。没想到,一场秋雨,居然孕育出这样一幅江南水墨画。

站在九孔拱桥向东向西观望东湖西湖,迷濛濛的一片,好像清代写意大师石涛的水墨画,于气势豪放中寓静穆之气。密密的香樟、雪松树,泼墨涂抹在湖滨大道上;石级简单几笔勾勒,若隐若现;路边的野菊花是粗线条皴点;湖心亭也只是擦一个轮廓。水墨的渗化和笔墨的融和,呈现出湖水绿波荡漾的氤氲气象和深厚之态。也许石涛曾经来过这里临摹创作,也许今人根据石涛的创意布置平远、深远、高远之景。总之,双湖是石涛的画,石涛画里有双湖的影子。

走过一段“之”字的曲桥,一条石阶直通高踞于湖心的湖心亭。蒙蒙细雨下,天空低垂了,这个湖心亭也许能通向蟾宫,我要看一看桂花是否开放了,问一问嫦娥姐姐生活是否幸福,打听打听玉兔是否长大了,如能饮一杯桂花酒则更好。雨点打在树叶上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,像蚕咀嚼桑叶;雨点滴落到伞上,如大珠小珠落玉盘;几声鸟鸣惊得路旁的紫薇轻轻颤动,摇曳最后的曼妙,也惊落了草叶上雨珠不舍的流连。和谐的交响曲打断我的遐想。

穿过亲水台,从樱岛野凫向南,便是林木森森,听着流水潺潺,鸟鸣啾啾,我生怕惊动它们,踮起脚尖,穿行在迷宫般的天然氧吧里。几十米长的太湖石林,被不知名的花草填得满满的,似一字长蛇,缓缓游动。我怀疑是否是诸葛亮摆的乱石阵,抑或是某位将军在此演练什么兵法,西风弹奏着《十面埋伏》,脑海里浮现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景象。草丛里虫声唧唧,它们用一年才等来秋天的好时光,怎么能不亢奋?秋虫是秋天的知己,懂得秋天最细微的心思,它们的歌,既唱给秋天,唱给我,也唱给自己。

雨水打湿了我的裤脚,也打湿了蝴蝶的翅膀。一只黄色的蝶笨拙地来回飞舞,停在枝头,旋即飞起,反复停停飞飞,也许是不知道节气的变化,拣尽寒枝不肯栖。在这良好原生态的景物中,凉风带着花草的清香和淡淡的雾气,不时袭来。“处暑无三日,新凉值万金”,好个天凉之秋。

风大了,雨大了,我走进古典的长廊凉亭避雨。我站立南眺,湖面被雾气笼罩,雨点跳动,使我联想到了莲动下鱼舟的场景。虽是初秋,又是秋雨,且秋风飒飒,但美景旖旎,我丝毫没有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的感觉。

中国的古代文人,尤其是诗人,对于秋,多带着颓废的色彩,那与他们郁郁不得志的经历是分不开的。而今,在闲暇之余,我登临胜境,放足寻幽,放松心情,怡然自乐,何须悲秋呢?双湖如一首绮丽的小诗,在秋风秋雨中吟唱。石级通天尽,登台眼界开。苍茫千岭暗,缥缈片云堆。赏学藏龙气,黄陂似酒杯。快哉风有韵,细雨送诗来,秋风秋雨品双湖,磊块消融虑虑删。水墨江南谁画得,陶公羡慕我开颜。



登瀛

刊头书法 臧科书 淡雅芬芳 李陶摄

醉花间

我家附近有一家小小的叫“醉花间”的花店,藏匿在两栋高楼之间的夹角。每当我路过那里,总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,透过玻璃橱窗窥探着里面的世界。

那个不起眼的店面里,五颜六色的花朵竞相绽放。粉嫩的月季花,娇艳的玫瑰,端庄的百合,阳光照在她们身上,绽放出灿烂的色彩。花店老板是一位体态丰腴的小妇人,她经常在店里轻声哼唱,修剪着花枝。

她给花朵起各种幽默可爱的名字,让我感觉每朵花都都有自己的小性格。老板说,花朵就像人一样,需要用心去理解和对待。这也许可以成为我们对待他人的一种隐喻。

我特别喜欢她摆在店门口的花盆景,形态各异,让她们像一个个小生命,记录着四季更替。冬天的盆栽上挂满晶莹的冰凌,透着凛冽的气息;一到春天,迎风摇曳的绿叶就告诉我,又一个春天的脚步近了。

每当我路过花店,总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,呼吸着花香,感受着这来之不易的安逸时光。我们身处的都市喧嚣嘈杂,而这一隅小花店,却提供了让人心境宁静的小确幸。

有母亲带着孩子来到花店,为孩子挑选她喜欢的花束。她们徜徉在五彩缤纷的花海中,孩子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。这一刻,花店成了她们温馨的小天地。

一个中年男子站在花店门前,面带紧张和踌躇。最后他鼓起勇气走进店里,为爱人买了一大束玫瑰。男子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,快步离开了花店。一束花的力量是如此神奇,可以表达那些难以用语言传达的情感。

这时来了一对老夫妻,两人手挽着手站在花店外。老太太说这里的花让她想起当年恋爱时老伴送的那一束玫瑰。老伴温暖地握着她的手,眼中满是谅解和爱意。多年的岁月在他们身上洒下斑驳的痕迹,但心中那份真挚的情谊依然热烈绽放。

我推门走进花店,决定为家人选购一束花。在五光十色的花朵中仔细挑选,希望能给家里带去生机与美好。

来生意时,花店老板总是微笑着给客户打包装,她说,花朵虽然生命短暂,但也可以让人感受到快乐和温暖。我知道,正是因为它们易逝,我们才会更加珍惜那一瞬的美好。

我希望这家小小的花店可以一直在那里,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道静好风景。它承载了人们简单的梦想,也连接着这个喧嚣都市里孤独的心。或许正是这些小确幸点缀了生活,让我们在疲惫时还能感受到美好与欣慰。

挨挨挤挤的菱盘上,还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白色的花朵。这些花朵像是夏夜的繁星,闪闪烁烁,煞是好看。



秋序曲菱登场

节令真准,一交秋,菱角就上市了。在此时节,在我们这一带城市,到处可见挑着担子的菱农,他们走街串巷,高声叫卖。那悠长的吆喝,清亮脆响,它提示人们收获的秋天到来了。到菜场看看,满眼都是堆得小山似的水灵灵的菱角,它们在静静地等待着买主,一副不急不躁的模样。

菱可生吃,也可熟食。生吃,鲜甜脆嫩,生津解渴;熟食,香粉酥甜,可与板栗媲美。我们这一带的菱均为四角,皮薄肉厚,其中尤以邵伯菱为最。邵伯是江苏苏北地区的一个古镇,境内河荡沟汊,星罗棋布,所产的菱叫“羊角倾”。此菱也是四角,个大、皮薄、味美,远近闻名。它与嘉兴的风菱、太湖的红菱、里下河的饭菱,并称为我国江淮地区四大名菱。

在此时节,在我们这儿,千家万户均要买来菱角,应时应节,一饱口福。这菱一经烧煮,顿时一股清香就飘出了厨房。一阵阵的清香便在空中汇集、飘荡,把我们的生活熏染得三分诗情,七分陶醉。

用菱肉烧仔鸡、烧鸭、烧肉,或把菱肉切成片,用来炒鱼片、炒精片,这都是时令菜肴。这时大小饭店均要隆重推出,精彩献演。这些美味是很多饭店的招牌菜,许多大厨使出浑身解数,在色香味形上下足了功夫,做足了文章。是故,这类菜肴的点击率、上桌率很高。我们这一带的人,热情好客,尤其是为招待北方的来客,更要隆重推荐这些时令佳肴,这才显示出待客的热情。

说到吃菱,当然也要看看采菱。中秋前后的乡间,真是一派忙碌的采菱景象。采菱是女人的专利,也是项愉快的劳动。此时村前庄后大大小小的河塘里,全是身穿彩衣花裙的大姑娘和小媳妇。她们划着腰形高帮的木盆,穿梭于菱盘密集的河面。挨挨挤挤的菱盘上,还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白色的花朵。这些花朵像是夏夜的繁星,闪闪烁烁,煞是好看。采菱只需把一个个的菱盘提起,翻开,一只只藏在腋下的菱角,手到便可摘来。

采菱女是爱热闹的,她们或三两结伴,或五六一伙,边采菱边说笑。她们谈家长里短,也谈小道消息,谈的最多的当然是服装和化妆品。若是正在恋爱中的小姑子,碰到舌尖口快的大嫂子,这下可热闹了。这时大嫂总要刨根问底,没完没了地发问,问到关键之处,小姑子便不言语了。大嫂仍然不依不饶,穷追不舍,一直把小姑子问得满脸羞红,臊得把盆划得远远的。好些正值青春妙龄的采菱姑娘,看到丰饶的劳动果实,不由地用歌声抒发心中的喜悦。歌声在河塘飘荡,令路人不由得慢下脚步,侧耳聆听。照古语来说,这是求友之声,也是劳动的歌声,快乐的歌声。

我们这一带,中秋之夜有敬月亮的习俗。此俗如今在城里虽已淡化,可在乡间还在传承着。就采菱女来说,看得尤为神圣和庄重。是夜,皓月当空,清风送爽。好些人家,在院中设下供桌,桌上摆着供品。这些供品虽内容不限,形式不拘,但讲究心诚意到,心诚则灵。这些供品通常有月饼、菱角、嫩藕、莲蓬、柿子、石榴等时令食品,其中菱角是必不可少的,它包含了采菱女多少恭敬与虔诚。敬月当然要许愿的,常见采菱女神态端肃,双手合十,许下许多美好的心愿。

生活因为有了期盼,而生动精彩。

水乡风情

徐永清

香一瓣

刘广花



边走边想

广荣